昭昧詹言

昭昧詹言卷弟二

副墨子閒解

漢魏

五言詩以漢魏爲宗用意古厚氣體高渾蓋去三百篇未遠雖不必盡賢人君子之詞而措意立言未乖風雅惟其興寄遙深文法高妙後人不能盡識往往昧其本解而徒摭其句格而日遞相做效遂成熟濫可厭李空同何大復輩且蔽於此況其他乎雖然嘗欲通其蔽以爲捧心學步者誡夫交而竝西子邯鄲絕之非徒使正色絕響亦恐無以待天下豪傑之士卽如李杜之於漢魏豈不升其堂嚌其胾而又發揮另

遂益拓其區宇乎古今作者之心原本流通萬世而無間亦在好學者之立志哲研耳方今且溯源於六經三百篇屈原宋玉之所爲而顧謂漢魏如天之絕人以升躋也不幾於因噎廢食與

昔人偁漢魏詩曰天衣無縫又曰一字千金驚心動魄此二語最說得好今當即此二語深非而解悟其所以然自然有得力處唐書偁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此誠勝境然此只可對麤才爲說若漢魏文法高妙詎止此邪

古人各道其胷臆今人無其胷臆而殭學其詞所以爲吝氣假象漢魏最高而難知而其詞又學者所共習誦以易亂之

熟詞步難知之高境欲不爲客氣假象也得乎

夫人亦孰不各有其胷臆而不學則卒皆凡鄙淺俗或嘗學矣而不深究古人文法之妙則其成詞又卒皆凡近淺劣有其胷臆又稍知文法而立志不純用功不深終不能非合古人而泯然離其迹也

漢魏詩陳義古用心厚文法高妙渾融變化奇恣雄俊用筆離合轉換深不可測古今學人多不識如顏延之沈休文之解阮公尚多誤會亂道何況流俗

漢魏人用筆斷截離合倒裝逆轉參差變化一波三折空中轉換摶捖無一滯筆平順迂緩騃蹇謝朓已不能知後來惟

李杜韓蘇四家能盡其變勢

飄俊逸生峭澀固奇警詼渾厚精融而不能如漢魏之豪宕

縱恣飛動剽忽也

漢魏人如龍跳虎臥雄渾一氣觸手變化而歸於重厚不似

後人徇氣勢騁馳驟詞意筆勢或傷太盡轉致筋弛脉散通

篇無含蓄酉人處也

先人嘗教不肖毋輕學漢魏蓋誠知其難到恐未喻其淡妙

而出骨蒙皮如明何李輩所為耳今不肖年長用力稍淡漸

有所悟然後知先人之言有至慈存焉

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一字千金驚心動魄處冷水澆

背卓然一驚處此皆昔人甘苦論定之言必眞解了證悟始得力

行行重行行　此只是室思之詩　起六句追述始別夾敘夾議道路二句頓挫斷住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插振起一篇奇勢逆攝下游子不返非徒設色也相去四句遙接起六句反承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然後再入已今日之思與始別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繳回作收作自寬語凡六換筆換勢往復曲折古人作書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以此非其文法卽以此通其詞意然後知所謂如無縫天衣者如是以其鍼綫密不見段落裁縫之迹也　此詩用

筆用法精深細意如此此亦非獨此一篇爲然凡漢魏人鮑謝杜韓無不精法自趙宋後文體詩盛一片說去信手拉雜如寫揭帖相似全不解古人順逆起伏頓斷轉換離合奇正變化之妙矣舊解云首言行行遠也次言行行久也自起至越鳥八句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以下八句言久完下行行二字憊拙無知陋劣如此解詩而世之皆士方且信而傳之可歎也

青青河畔草　用法用筆極佳而義之興寄無可取　此詩以盈字爲寄凡三換勢

青青陵上柏　言人不如柏石之壽宜及時行樂極其筆力

寫到至足處然今日已成陳言後人多擬學之無謂也

今日良宴會　起四句平敘令德四句倒裝豫攝通篇精神入化矣所謂高言曲眞者即上之新聲也即下人生六句也以非富貴爲令德高言憤謔已極而意若莊所以爲妙而布置章法要淡曲不測言此心衆所同願但未明言耳令借令德高言以申之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復感歎轉若有味乎其言也　此即申上靑靑陵上柏一篇而縹緲動盪憑虛幻出蜃樓海市奇不可測　莊子盜跖篇言不矯情傷生以非聲名富貴同此憤謔

西北有高樓　此言知音難遇而造境刱言虛者實證之意

象筆勢文法極奇可謂精淡華妙一起無端妙極五六句敘歌聲七八硬指實之以為色澤波瀾是為不測之妙清商四句頓挫於實中又實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而反似從上文生出這意其妙如此收句淡致慨歎即韓公雙鳥詩謂張籍乞與飛霞佩二句意也此等文法從莊子來支微齊佳灰為一部於此可見

涉江采芙蓉　節短而託意無窮古今同慨涉江舊鄉意用屈子遠道之人本與我同居舊鄉者也今乃離居如此所以終老憂傷也

明月皎夜光　感時物之變而傷交道之不終所謂感而有

思也後半奇麗從大東來初以起處不過卽時卽目以起興耳至南箕北斗句方知衆星句之妙古人文法意脈如此之密漢之孟冬今七月也秋蟬喻友之得志居高元鳥興已失所下四句點明之虛名卽指箕斗牛之名

冉冉孤生竹　何義門曰孤竹是興兎絲是比余謂此詩卽孔子沽玉待賈孟子周霄問章之情兎絲生有時二句言兩美宜合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所謂高節也二句頓斷思君二句爲一篇樞軸蕙蘭喩中之喩比而又比也四句又頓斷君亮二句逆轉會有宜結出高節收束通篇不言已執高節卻言君亮非不執高節棄賢不用者此等妙

悟皆得屈子用意之所以然

迢迢牽牛星　此詩佳麗只陳別思悟意明白妙在收處四語不著論議而詠歎淡致託意高妙鄭箋東病而西不報故不成章

回車駕言邁　此言人生不常忽與草木同盡疾沒世而名不備意悟極明白而氣體高妙語質而豪宕要勝妍詞麗色

東城高且長　局意與前篇相似但此云放志彼言立名相反不同十九首詩非一人所作故各有歸趣也回風動地六句與東風搖百草各極其警動陶公飲酒第二三章亦如此

燕趙多佳人　斷爲另一首音響以下情詞警策遒緊　此篇與喻明白同迢迢牽牛星而此無甚精美

驅車上東門　此詩意激於內而氣奮於外豪宕悲壯一氣噴薄而下前八句夾敘夾寫夾議言死者浩浩以下十句言今生人凡四轉每轉愈妙結出歸宿　漢魏亦有尙氣勢者如此詩及下二篇是也與行行重行行等篇又是一副筆墨西北有高樓又另是一副筆墨十九首非一人作也此詩及下二篇已開陶公

去者日已疏　氣格略與上同此歸宿在睹此當思息機勿妄逐世味但苦未能歸耳意要悲痛顏子不遠復屈子及行迷之未遠莊子惜以有涯逐無涯去人愈遠則不得歸矣喻意逐世味者同歸於一死而不知反身求道只此二篇古今

之人不能出其意度之外矣韓公擬之作秋懷　去者死者也疏遠也用呂氏春秋末二句突轉勒住如收下坡之駿古人筆法高絕後人不解久矣

生年不滿百　萬古名言即前驅車篇意而皆重在飲酒及時爲樂是其志在曠達漢魏時人無明儒理者故極其高志止此而已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息不懈死而後已固不可以是繩之耳起四句奇情奇想筆勢崢嶸飛動收句逆接倒捲反掉另換氣換勢換筆

凜凜歲云暮　前六句敘因由游子念其夫也錦衾句以宓妃自比言其初與游子相結也同袍句點別獨宿二句常法

以一夢字攝下頭敘交代下六句接承說燕亮無六句因夢而思念深杜公夢李白詩所從出眄睞尋夢也即落月照屋梁意不過思婦之詞而深妙如此

孟冬寒氣至　與前篇大略相同三五二句言日月易邁門起下久要不忘而後半即承此意言誠素不忘久要政與明月皎夜光篇虛名不固者相反此孟冬二夏令也

客從遠方來　此亦與前篇相似即彤管之貽韓公寄崔立之後言雙鯉亦此意即綺借作雙關喻意奇情奇想思借作絲意結何以正意結上喻物此即指上喻物也舊解非相去二句夾在此為文法後人必置此於膠漆句上而文勢平盡

無奇矣

明月何皎皎　客子思歸之作語意明白見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畫以客行二句橫著中閒爲主句歸宿與前篇相去萬餘里二句同後人必移此作結句自以爲有餘音者而不知其味反短也

古詩上山采蘼蕪　此君臣之恉奇情奇想奇詞奇勢文法高妙至此而陳義忠厚有裨世教新人以下夫答也　新人從門入二句橫擔在中追言前日新故相易之際乃作者之詞　素非叶古人四聲便讀姝好也非指顏色故下別言之末二句以素故相叶

西崖且莫諠　此亦奇情奇文古色而陳義古厚與前綺疲益工而此文法變態更多也言已雕飾之好德音之美如是而曾不能保其終好與橘柚篇同此皆奇麗非常然在今儒不知而復學之則爲陳言不值一唾矣故學文須識雕文二句言雕飾也朱火二句言德音也以誰能二句橫束作章法從風二句言新交暫相賞也香風二句突轉勒住換意換勢餘音不盡大恉即飽照白頭吟意也言美名要賞不可常保久終空自竭耳變色不倣席罷臣不倣軒

穆穆清風至　此詩詞恉俱未詳不敢彊通以意測之言衣此袍以望所思中間刪去棄我不終二段情事古人文法筆

力得斬截處卽斬截也津梁山三字着眼言勢利交也亦屈子餘恉

橘柚垂華實　此詩詞恉俱古末言人儻有能知我猶可作四皓爲羽翼因君君字不詳所指未敢彊定覼明遠所擬大意亦言抱賢不終見棄其所指泛然之君字與此因君之君字皆不明或卽指上好甘之君言因君用之而可爲羽翼也

十五從軍征　此只是敘述本事而狀亂離之景象令人不堪想此葢小雅之遺響後來杜公時學此

新樹蘭蕙葩　此卽涉江采芙蓉橘柚銅鑪等意在今爲熟濫陳言矣不可再道凡言遠皆指黃農虞夏

步出城東門　此詩未詳其意恉所在前日二句萬古淸警似是客中送客作悲故人已去而已不得還恐即衍九辨之恉也我欲渡河水言涉世險艱故願還故鄉

大抵古詩皆從騷出比興多而質言少及建安漸變爲質至陶公乃一洗爲自道此即所謂去陳言也後來杜韓遂宗之以立極其實三百篇本體固如是也

蘇李諸篇東坡辨其僞而又以爲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能辦須識此意甚與十九首同其高妙

骨肉緣枝葉　一起十二句賓主往復歷落語勢浩然用筆轉換頓挫崢嶸飛動後惟杜公有此昔爲昔者以拙鈍重複

愈見樸厚鹿鳴二句橫入振接本非賓而可借喻賓矣以其遠行舉起下尊酒筆勢文法變換生動此詩向來解者穿鑿彊說皆不可通題曰古詩四首耳而必以前二首爲子卿初出使時別兄弟別妻于後二首爲自匈奴同別少卿皆形似之論影響之談夫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遠人自指行者而王元美謂是自傅固不可通何義門以爲指少卿亦未諦此只爲居者送行者之詞觀次句三四句則明指兄弟賓主分明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客友親交尙爲兄弟況眞兄弟乎願子留斟酌稍留而飲此酒此祇餞飲事意甚明白

結髮爲夫妻　起四句總敘次四句敘事行役四句頓挫以下情至語極如話古人筆力必寫到十分極至處此最見力量沈鬱頓挫後惟杜公有之此爲行者贈居者之詞

黃鵠一遠別　此似爲客中送客非行者留別乃居者送行者之詞與步出城東門篇同觀明遠贈傅都曹別可見若如何吧嚕滯辭作別少卿則末句送子語送字終彊紐不通

燭燭晨明月　明是在家送人豈虜庭之景耶況云江漢

庭安得及之　善注太初改元改正此十二月乃改正後也何云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別在五年冬也按始元上距太初二十三年然李何亦彊傅之於武耳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此亦是僞作昭明不能鑒別

良時不再至　四句敘題事仰視八句句句轉換筆勢頓挫沈鬱後惟杜公有之然亦前一首精神最佳

攜手上河梁　游子自謂行人指行者安知二句意極忽變如驚鴻脫兎矯尾掉首乃政是古人用筆文法絕勝處與子建憂思疹疾二句同此不必泥作陵與武其意自明何義門謂此設爲武慰陵之詞於意滯矣弦望猶言圓缺以喻會別耳古言月而換句言日言安知不再有會時努力二句忽又放筆作無可奈何聊慰之詞甚自悲無奈何而祝故人以崇德此情曷有極邪

嘉會難再遇　此首止於詞足盡意無甚精美洪容齋據此盈字而斷其爲僞然陵已降虜即偶用惠帝諱或亦有之未足以備理據爲確證要之此詩不必定爲少卿作故不必據此一字爲斷耳

無名氏擬蘇李詩晨風鳴北林　明月二句似陵別武之詞

紅塵蔽天地　起六句發端突兀蒼莽橫恣　此詩凡三層皆空中轉換不分明段落眞漢人之文也能翔鳳翥豈止橫空盤硬涉水四句未詳其意似武勉陵之詞言埋身異域修名不立蓋勸之同歸也然終費解闕疑以俟知者

孔文舉雜詩　起四句止以勢位言之喻操之盛昂昂言已

不移節呂望以下十句寄託非常由不慎小節言人不知我謂我志大才疏耳結出本旨小節即夷齊苦身也不爲夷齊小節亦不取呂之扶輿而取管仲託意切至　昂昂槩世士本漢武帝詔士有負俗之累者古詩解云積賤世直是可笑

此詩與劉琨贈盧諶同一激昂慷慨警諭劉琨此詩一起一結不知從何處來何處去所謂入不言兮出不辭起二句空中下手以比盧也惟彼以下歷舉建功業之人皆欲諶與此諸人相比以與已共功名耳中夜二句頓挫束上卻用倒結文法伸縮變化筆勢浩汗莽蒼吾喪句倏轉如神龍掉首空中夭嬌言不得志故獨憂悲卻用逆攝而頓挫沈鬱真如

金石流蛟龍儷古人作書用墨必有流珠處此種是也可謂
極其回旋恣肆功業八句稍緩以疏其氣疏密浮切之分也
一收詠歎無窮此等用筆前惟漢魏阮公後惟杜公有之

秦嘉留郡贈婦詩　此詩敘述清婉開劉公幹謝惠連諸之
久自有一種旖旎蔥蒨之致

古詞相逢行古八變歌　皆太白詩體之所自出而焦仲卿
一首惟并州效之獨妙千古矣

魏武帝薤露　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
喪亂之哀足當輓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弟前
人未有言之者　此詩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音節詞情雄恣

質樸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遠猶豫句結上所任何進也因狩執君王張讓段珪等也賊臣董卓也讀此知潘岳關中謝贈張子房之傷多而平弱

蒿里行　此言袁紹初意本在王室至軍合不齊始與孫堅等相爭而紹弟亦別自異心鎧甲四句極言亂傷之慘而詩則質樸雄闊遠大

苦寒行　不過從軍之作而取境闊遠寫景敘情蒼涼悲壯用筆沈鬱頓挫比之小雅叜促數噍殺後來杜公往往學之

大約武帝詩沈鬱直樸氣直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詭其筆勢文法凝重屈

蟠誦之令人意滿後惟杜公有之　起十句夾敘夾寫延頸以下始入己行旅之苦收句拓開遠抱與前微子同樂府以此爲文帝作余以結句斷之知爲武帝作子桓溺豢樂之犬豕耳無此志意矣

起四句以喻時世多艱經營之難樹木六句寫亂離景象延頸以下始入自己興懷思歸即所謂欲歸射獵讀書而不得含權者水淡以下言亂甚迷惑不得自由又不得已也收何隱然以周公自命

文帝芙蓉池　首二句點題三四寫景如畫卑枝二句承嘉木繞驚風句極寫人所道不出之景子建衍之更極詳盡丹

後四句是人君語氣有福祿深厚祥瑞氣象收四句義意亦本前人習語然足以窺其全無道理整躬經遠之志但極荒樂而已子建衍之則人臣之語空也　觀古人詩須觀其氣象此詩氣體用意正聲中鋒渾穆沈厚精深華妙似勝仲宣公幹諸人然終無多味退之云歡娛之詞難工觀公讌諸詩信矣　公讌詩子建就帝語衍為頌禱蓋不得不爾須諒之仲宣工於干謟凡媚操無不極口頌揚犯義而不顧余生平最惡其人昔人有言魏公九錫出於粲手非潘元茂也使粲此詩止於含情欲待誰豈不雅音乎公幹止於慕悅繁華惟應瑒建章臺作收句微存規意必合此數詩而全概之乃見

言曰七子各極其一時才情意思可以覘其所蘊蓄也據文選注仲宣此詩侍曹操讌非侍文帝芙蓉池比則後半不可少然築以周公文王聖武等語儗曹操不一而足豈謂非媚子哉觀謝康樂之於宋公其詞平帖過仲宣遠矣又如士衡之頌愍懷宜也以頌賈謐則悖矣顏延年之頌元凶雖失然當日位在明兩固不得豫揆其凶而絕之也君子論世平情可也要之皆文士齷齪猥鄙所爲而已以孔北海結根在所固言之則仲宣爲無節以呂望老匹夫何類之則仲宣頌之曰神武聖君是爲無羞惡是非之心豈余苛責之哉

甄后塘上行　高邁雄恣悠是漢魏人氣格非晉宋以下人

所及然以仁義自許與卓文君之以皎月白雪自擬皆無恥之言其詩雖工何足取哉莫以賢豪故數語何不以之忠袁氏也曹丕既篡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政與甄氏同一彊顏嘗見錢受之文集其上懷宗疏極以萬世名節自許皆此類也前志謂此武帝作者必不然矣此詩詞氣雖弱臣妾之詞武帝豈有是哉但以此題爲蒲生篇恐不誤其塘上行三字疑與子建浮萍篇互誤昔人不暇深考耳

陳思天質既高抗懷忠義又深以學問遭遇閱歷操心慮患故發言忠悃不詭於道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爲感激悲涕此詩之正聲猶有千古不虛耳同時惟仲宣局面闊大語意清

[illegible]差足相敵偉長公幹輔佐之耳

子建樂府諸篇意厚詞贍氣格渾雄但被後人盜襲熟濫幾成習見陳言故在今日不容復擬政與古詩十九首同成窠臼究其真精妙蘊固分毫未損亦分毫未昭晰衡今昔子美退之而外恐鮮知其所至之境者不數覯也

鰕䱇篇　䱇同鱓市瀆切今俗作鱔魚之似蛇者　此詩筆仗警句後惟韓公常擬之上路卽指富貴顯人讎高言酬答高厚也汎泊嗷嗷古今流俗凡夫皆若是忽之可歎劉邵人物志併爲風人與此同義言隨風轉逐不能自止立也　覩子建胸次如此亦是功名中人當日武侯自擬亦止及管樂

古人慮材而供量己而言不似後人浮夸而實用不酬也吾故謂謝康樂以道情俑其祖爲浮夸也

箜篌引　此不必拘樂府解題及詩內久要語指爲結交當有終始義也曹公父子皆用樂府題自作詩耳此詩大恉言人姑及時行樂終歸一死耳故己之謙謙自愼只非保壽命而已予建藎有憂生之戚常恐不保而又不敢明言故迷其詞所謂寄託非常豈淺士尋章摘句所能索解邪　起十二句以爲如此之歡洽似可以萬年矣而終恐不能保故下以久要要之而言己之小心敬愼只非保性命而無他也此四句乃本意卻作凭空突轉爲前後過節驚風六句與上萬年

作兩對樂極則悲來人之常理況懷歎感者邪先民二句忽收轉作自寬語另換意換筆也如此作詩淺士豈知之邪至其詩氣骨博厚如成德之士又當於筋外求之

怨歌行　起八句感慨沈痛桓伊爲謝安誦之安爲泣下其感人深矣惟後半衍周公事太多雖陳思有託而然而後人宜忘之

名都美女二篇　今皆爲習熟陳言不得再擬

白馬篇　此篇奇警後來杜公出塞諸什實脫胎於此明遠代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幽幷重騎射皆橅此而實出自屈子九歌國殤也

遠遊篇　氣體宏放高妙恢闊勝景純景純豔妙而局面闊大不及此大約陳思才大學富力厚思周每有一篇如周公制作不可更易非如他家以小慧單美取悅耳目也　曲陵時風用字法非餖飣所知金石四句總詠歎之若繼大人賦而言

驅車篇　此典禮大篇同於清廟之頌無可以爲悅耳目者誦之久自見一段古穆嚴重氣象　起四句點題隆高十句說山王者以下言王者封禪之事

贈白馬王彪　此詩氣體高峻雄深直書見事直書目前直書胸臆沈鬱頓挫淋漓悲壯與以上諸篇空論泛詠者不同

遂開杜公之宗

謁帝承明廬　起點題登路交代明白伊洛六句敘次詳盡一路如畫頓斷以清君臣之情與禮古人言有序識大體如此從無鹵莽孟浪脈縷不清者因無梁而後汎舟何等清晰次第後之小才往往疏漏否則冗絮而尋其意脈轉不得明了大谷以下乃及己艱苦怨路之情而詞意鬱健雄渋噴薄而出六首中以此爲弟一

玄黄猶能進　起四句乃及彪點題本圖以下敘述本事詳盡明白至痛無隱語

踟蹰亦何留　感物傷懷自己明道之

太息將何為　此兼念任城之亾以及存者愈見深痛

心悲動吾神　此傷痛無如何轉作自寬語收二句又倏轉回言終不能寬反覆回復愈見悲痛而解者謂此為慰彪之詞既於理紆曲又不解用筆偏反轉折之勢

苦辛何慮思　只是放聲長號生離死別盡此須臾千載讀之猶為墮淚何況當日此真不媿三百篇興觀羣怨之教雖聖人見之亦必取之矣松子久吾欺定作欺字乃此時急語解者注者乃易作期字散漫無謂是不識文勢矣所謂天命皆指丕意君上之詞

送應氏步登北芒阪　先寫本鄉亂離之慘蒼涼悲壯與武

帝苦寒行仲宣七哀同其極至明遠杜公皆嘗擬之末二句乃逗將遠適之意章法伸縮之妙又以結束上文換筆頓挫平常居託應自言所見

濤時難屢得　起五句言人生死離別不可常保故願得展情乃空中下拳與蘇李諸作同其高妙我友三句始實點送字中鎖四句義淡文曲言不能答其深望故以爲媿山川四句又致其款戀不忍離之忱如此等深思曲致高情遠勢章法用筆變化不可執著鮑謝且不能窺後惟杜韓二公有之耳　願得展燕婉句所謂日前截斷弟二句也

三良詩　一起空中先下二語以章法言已妙不可言而筆

勢又復往復頓挫曲折縈紆一句點生時二句承以實事頓斷自殉意此六句峥嵘飛動雄邁浩然沛然誰言二句候轉出餘意以下但傳蓄咏歎頓挫不盡 此篇分兩段古人用筆最是截斷處候轉處爲最見法力子建立意又有苦心不得不爾 仲宣三良詩起四句先言不應殺良臣結髮以下卻轉出當殉意來而以子建收處哀歎意置於此人生以下卻以子建起句爲收而加潤警通首文勢浩瀚似猶勝子建作其意亦本屈子諭他嘗擬其詞意而氣格之高妙則遠不建矣

贈丁儀王粲 此古今所謂通今作也詩老重高峻似經不

可歎慷慨聲色可悅耳目而足厭人之心滿人之氣與贈徐幹篇同

贈丁儀　起寫潦年以起丁之困在貴四句過接此詩清警而曰其沈雄微陰翳陽粲篇略同　大約子建皆中鋒學之不能得其厚重雄闊高峻而得其陳意陳語陳句則失之板鈍

芙蓉池公燕　起句渾脫老成此子建所獨擅清夜二句且點且敘明月以下正寫收句頌體神飈二句神到之句沈雄

仲宣公燕前十二句流美清警見眷以下頌體公幹德璉二詩大抵皆以清綺流美緊健爲佳

雜詩　高臺多悲風二句無限託意橫峯頓住之子四句文勢與上忽離孤雁二句橫接翹思句接離思形影句雙結雁與人作收文法高妙宋以後人不知此矣此與十九首阮公等同其神化

七哀　起八句原題敘事君若清路塵以下語語緊健轉轉入深妙緒不窮收句忽轉一意古人收句往往另換意換勢換筆或兜轉或放開多留弦外之音不盡之意　仲宣七哀首篇起六句點題交代耳而沈雄闊大氣象體勢驚舉清惻出門以下又以中道所見言之情詞酸楚直書所見至不忍聞小雅傷亂同此慘酷南登灞陵岸以下轉換振起沈痛悲

平常居當作平生親

願得何當下屬不能如此祇法

以結束上文換筆頓挫平常居託應自言所見

淸時難展得　起五句言人生死離别不可常保故願得展情乃空中下參與蘇李諸作同其高妙我友三句始實點送字中儐四句義深文曲言不能答其深望故以爲愧山川四句又致其款戀不忍離之忱如此等深思曲致高情遠勢章法用筆變化不可執著鮑謝且不能窺後惟杜韓二公有之耳　願得展燕婉句所謂口前截斷第二句也△

三良詩　一起空中先下二語用典言功名在天在人不可強爲也以章法言已妙不可言而筆勢又復往復頓挫

曲折秦穆二句點生時二句承以實事頓斷自殉意生時何用典非空臆自撰此六句崢嶸飛動雄邁浩然沛然誰言二句倏轉出餘意以下但停諸感歎頓挫不盡沉痛此篇分兩段古人用筆最是截斷處倏轉處爲最見法力。子建立意又有苦心不得不爾　仲宣三良詩起四句先言不應殺良臣結髮以下卻轉出當殉意來而以子建收處哀歎意置於此人生以下卻以子建起句爲收而加淸警通首文勢浩瀚似猶勝子建作其意亦本屈子謝鮑皆擬其詞意而氣格之高妙則遠不逮也

贈丁儀王粲　此古今所謂西京作也詩老重高峻似經

此自是一體故鮑亦嘗擬之又不在講句法字法等義要之此體亦自三百篇出如載馳氓園有桃陟岵等不用裝點比興者也而往復情至令人心醉所以可貴屈子九章惜誦亦是如此然不善爲之則如近世俗士庸鄙率意淺俗凡語灌灌沓沓若老夫婦嫗之寒暄絮冗又可憎可賤也此體謝惠連獨工之後來杜公韓公有白道一種亦從此出而語加刱造以驚奇爲貴至矣如韓南谿始泛贈別元十八送李翺人日城南登高同冠峽過南陽放鷂酬曾學士送子龍赴吉州姜白石昔游大約同一杼軸而杜公此體尤多集中似此居其大半如贈李十五丈西枝邨尋草堂寄贊上人等尤可見

而變詩全用此體大約此體但用敘事羌無故實而所下句字必樸質沈頓感慨深至不雕琢字法所謂至寶不雕琢而非老生常談陳言習熟懊懦凡近猥冗之比山谷全用此體

公幹此體雖佳然以比陳思阮公陶公則卑矣阮公陶公託意非常不止如此淺近而已杜公韓公自有大篇故不嫌兼擅若公幹則專止於此一體而已

余嘗論曹操凌君逼上天下不知有帝其罪塞於天地而王粲劉楨輩皆此亂世贊其篡逆眤比私門諂媚竊容苟以志士潔身守道之義如龐公諸人衡之則羞役賤行也是豈可以阮公陶公陳思杜韓竝論哉但取其一能乃亦流傳不朽

矣主之不足校人品也久矣粲爲伯喈所賞伯喈懷董仲甞
藉賢名渙身毀方以類聚而已范史馬融傳論言之詳矣

昭昧詹言卷第三

副墨子闡解

阮公

阮公於曹王另爲一派其意旨所及昔賢皆怯言之休文所解簡略膚淺毫無發明顏延年曰阮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又曰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延年之說當矣而何義門謂顏說爲非豈以其忠悃激發痛心府朝而不徒爲一己禍福生死也乎姚薑塢先生譏何不當一一舉其事以實之夫論其詩則必知

其人論其世半通其詩半通其志於讀阮詩尤切何所解惟徘徊蓬池上及壬子年十五二篇爲賛王子篇末喻蓬池篇何解得之但其後半猶言之未明耳竊謂無儔匹指賈充鍾會輩諸小人助惡冀弑貪功而懷忠良執守綱常大義之君子無人故巳哀傷憔悴而著此詩託言羈旅延年所謂隱避也此余從屈子惜誦同極異路九辨羈旅而無友生等意出大約不決解離騷不足以讀阮詩

何云阮公原出於騷而鍾記室以爲出於小雅愚謂騷與小雅特文體不同耳其憫時病俗憂傷之情豈有二哉阮公之時與世眞小雅之時與世也其心則屈子之心也以爲騷以

爲小雅皆無不可而其文之宏放高邁沉痛幽深則於[illegible]

皆近之鍾何之論皆淺見也

公詩八十一首昭明選十七阮亭選三十二何義門云昭明所選作者要旨已具姚薑塢先生云詠懷雖云歸趣難求要其佳處不過十餘首阮亭所取亦在可否之間

學選詩當避選體此是微言密旨杜韓所以爲百世師也不但避其詞與格尤當避其意蓋選詩之詞格與意爲後人指襲在今日已成習熟陳言往者海峯先生好擬古人之意格豈不爲客氣僞詩乎今學漢魏阮公當徵其文法高妙氣體雄放而避其詞意原本前哲直書即目領略古法而又不蹈

嘆凡學古人皆然且阮公尤不易學必處阮公之遇懷阮公之志與事乃見其沈痛傷心今既非其人而於其詩讀之倘未能通其詞達其意得其恉趣歸宿毫無真得力處而漫云吾學阮公亦見其自謾而已

太白胸襟超曠其詩體格宏放文法高妙亦與阮公同但氣格不相似又無阮公之切覆深痛故其沈至亦若不及之然古人各有千古政不必規似前人也阮公爲人志氣宏放其語亦宏放非之旨今惟太白與之匹故合論之

聖人但惡不義之富貴耳非樂枯槁也觀阮公炎光萬里篇詞恉雄傑分明自謂非莊周言道其本實如此非若世士但

學古人僞爲高言夸語而攷其立身貪汙鄙下言與行違也
讀阮公詩可以窺其立身行意本末表裏陶公杜公韓公亦
然其餘不過詞人而已
古人籍書皆自見其心胸面目聖賢不論矣如屈子莊子史
遷阮公陶公杜公韓公皆然僞者作詩文另是一人作人又
另是一人雖其籍書大帙重編而攷其人之本末另是一物
此詩文所以愈多而愈不足重也以予觀之如相如子雲蔡
邕皆是修詞不立誠世人皆怨子雲劇秦美新以爲谷子雲
作至於反騷法言則不可謂爲僞讀反騷之悖朱子論之詳
矣法言孝至篇末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

於阿衡湊輿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此殆天奪其魄使之自簽於篇末喪心無恥之極而云法言平心論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此何等言而言之如此司馬溫公獨取之亦其蔽也論衡言子雲著法言蜀富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謂其不為財動由今觀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夜中不能寐　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於言之故而情景融會含蓄不盡意味無窮雖其詞意已為後人剿襲熟濫幾成陳言可憎若代阮公思之則其興象如新也

二妃游江濱　如顏沈解殊顢頇不能顯出其眞精[illegible][illegible]共

眞味竊意此卽初旣與子成言後悔遁而有他改不忠者怨長之悟然不知其爲何人而發公必不苟爲空言泛語勦襲屈子也

嘉樹下成蹊　此以桃李比曹爽言榮華不久將爲司馬氏所滅繁華二句頓住上文見其必然而先憂之驅馬以下始入自己言急欲上西山以避之卽亂邦不居之義否則嚴霜歲莫一身且不保矣二句倒裝此疑初辭曹爽辟時故用西山言不食其粟也其後李豐等果不保其妻子

天馬出西北　言世間萬事無常以興盛衰之不常春秋代謝義淸露二句卽履霜堅冰意此與上桃李皆言其危亡在

卽決幾之言也而此首尤隱止富貴一句露

平生少年時　此言爲人之失與失路同疑是以已託諷胄爽不可荒淫失道雖若裕如而禍患忽來雖悔失路無如何也顏延年楊用修何義門等爭攻趙李固可不必姚鼐爲先生以此爲阮公自言實事或亦有然阮陳留人魏都鄴此言望三河反歸借指家國雙關諷言之耳義門解非此始指鄴都而隱避託言之也黃金二句倒句

昔聞東陵瓜　此言爽溺富貴將亾不能如邵平之猶能退保布衣也情意宏遠迷藏隱避而用筆回轉頓挫變化無端起六句先寫瓜極誇美寫至十分而足爲火二句凭空横來

與上全不接布衣句倏又截斷遙接前六句種瓜之安樂寵
辱句倒接膏火多財以二句分結如此章法豈非奇觀休文
辭殊陋
灼灼西隤日　言將亡不久以比爽也當路黃鵠言其黨與
謂何鄧輩也天寒蟲鳥尚知因依未免顛撲而彼昏不知惟
知進趨忘歸而已不肯從彼非矜誇名譽乃重生恐俱焦耳
故憔悴與悲凡分四層章法筆勢奇矯浩邁此亦疑辭爽辟
之時作
步出上東門　因亂極而思首陽以寄慨起四句為一意言
止此處人地兩佳良辰六句空中發歎起下二句言太平必

不可冀而盛時將歇結明上所以思首陽也素質結上六句詠歎言之

北里多奇舞　亦言爽之荒淫不可久長卻綴言之言除非得仙術乃可苴用意淡遠其詞愈綴太史公妙指也先言無仙復思延年開合入妙

湛湛長江水　此借楚王之荒淫無道將亾以比今日之曹爽不知司馬氏之同於穰侯將以爾謂酸鹹也此篇文法高妙而血脈灌輸一起蒼茫無端興象無窮原本前哲直書卽目三四言亂象已成而方馳騖爲荒淫不已五句將一筆束上四句又起下悲感當春而悲無時不悲矣所悲爲何悲

彼相與荒淫耳朱華正說荒淫高蔡三句借楚事爲證筆勢雄遠曲宕通身用比而意在言外其事則如義門藍鴎所解謂但指爽婁非謂明帝也此詩全用招魂意而公所處之時情事亦相準蒸自比靈均矣　起四句寫春意有岌岌殆哉可悲之象凡人日卽於荒淫雖盛年亦有死之象雖貴盛亦有敗亾之象身家與國皆一理故雖春時亦有人消物盡之象由於失民生在勤之理招魂篇末卽此意阮公此詩其知道乎遠望六句筆筆倒捲一層申一層一爲黄雀哀二句另

自詠收

昔年十四五　起四句言榮名也開軒四句榮名安所之也

卻以二句橫接頓住乃悟爲仙人所笑另結束猶詠歎文勢文法於壯闊浩邁中一一倒捲截斷逆順之勢惟阮公最神化於此凡文法先順後必逆平生少年時篇略同此與儒者通六藝皆言已非不知儒術特以遭亂世不得已有託而逃於放達以保性命非眞慕神仙也莊子亦同此詩同陶述酒何義門解勝沈約

徘徊蓬池上　此詩何義門解得之起十句一氣噴薄而出筆勢混茫蒼涼激蕩如大海揚波風雲變色垠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磕寫蒼鷹擊殿白虹貫日之變感憤而作氣激於中而橫發於外其神變其氣變其筆勢亦隨之俱變是時二

句倒煞有鼻頭出火之概春秋筆法朔風二句乃中堅正說實寫力透紙背與蕭索人所悲同大梁借指王室也小人計功二語用荀子天有常道人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公蓋曰君臣常道総不可改惜小人逆節貪功爲亂臣賊子已豈能與彼爲匹哉此詩蓋同淵明述酒必非惜一已之憔悴也沈解陋

縣車在西南　此只是朝陽不再盛一句意耳朝爲二句用逆筆追憶盛時皆受其榮及大命將盡無論窮達與之同盡桃李句隨手指證是行文恣肆處朝爲二句用法不過倒轉用意最沈痛即去此若俯仰意也

西方有佳人　此亦屈子九歌之意然屈子指君此不知其何指若爲懷古聖賢則爲泛言然不可確知矣詩可不選

楊朱泣歧路　起二句言毫釐千里存亡幾希揖讓交好也而不可保一別離後豈徒交絕而已存亡實有焉蕭索二句言已見其禍釁必然而不可保而爲之悲彼之交好於我愈甘愈苦如趙以女媚中山耳蕭索二句中堅實說力透紙背趙女二句亦是倒煞筆勢同覩彼桃李花嗟嗟二句申言禍釁之必然而不可保痛極長言悲號此蓋專指曹馬之交危機如此而爽不悟權一失卽滅亡也　文法深曲妙細血脈灌輸起二句橫空設一影作案揖讓四句承明而用筆橫空

頓挫蕭索二句忽換勢頓住趙女二句倒繳酣恣嗟嗟二句重叠申明用筆往復頓挫一波三折

於心懷寸陰　日月逾邁當勵志自立勿逐逐近觀小善

夏后乘靈輿　言世人逐逐無涯而無成不如學仙然未必如此之泛淺竟不解其指意所在末二句語意亦未詳

東南有射山　託言仙人不游人間以比己不甘逐凡俗

朝登洪坡顛　言已如鸞鳳塵世無可託足　凡此諸篇往復一意皆古人之雅言而在今日則皆爲陳言古詩十九首中亦多此等意恉據此諸篇皆非因魏晉易代而發只自詠懷耳其詩在可選不選之閒予皆去之非乙阮公爲學者畫

鴻溝耳

駕言發魏都　借梁王以陳殷鑒而文筆雄邁沈鬱意厚詞

醞言魏將亾於司馬氏耳文義最爲明白

朝陽不再盛　前十二句爲一段願登太華二句入己頓斷

漁父另抽出一意作文外曲致指點入妙　以朝陽興魏言

去此纔俯仰猶言其亾也忽焉　人生易盡天道悠遠此二

句感慨頓挫先將壓國本恉交代嶄住齊景四句歷引古人

感逝之歎文勢宏放用意隱避去者二句即屈子之恉吾不

留言我不留也不我留言來者倏又將過也　仙人漁父皆

世外避患者卻折作兩層行文變化故使人迷言漁父且知

之而況余乎　杜韓變體力去陳言固矣而不善學者又恐
窘懾迫促故又須解此種閒架宏敞規矩明整可謂正格
晨露諉塵箋妄解
炎光延萬里　此以高明遠大自許狹小河岳言巳本欲建
功業非無意於世者令之所以望首陽登太華願從仙人漁
父以避世患者不得巳耳豈莊生枯槁比哉所謂宏放也其
實莊子屈子陶公皆同此意而此詩語勢壯渾氣體高峻有
包舉六合氣象與孔北海相似
壯士何慷慨　此即炎光篇而申之原本九歌國殤詞悁雄
傑壯闊自是漢魏人氣格按此等語古人已造極至不容更

擬可合子建白馬篇同誦皆有為言之至明遠羽檄起邊庭幽幷重騎射詩雖極佳已覺有詩無人漸欲少味矧後世乎杜韓所以變體為之原本前哲而直書即目直書胸臆如前後出塞可見然不解古人用意行文深妙旨趣則其擬杜韓也猶之擬漢魏同失也此是微言令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天綱迷四野　此篇直書胸臆即屈子遠游意所謂心煩意亂也杜公蓋從此種出而語更加質耳此詩章法佳一起一結相為呼應中分兩種人榮名二句承隨波四句采藥二句承列仙四句收語原本卜居杜公疑誤此二柄語意不同

阮公賢乎哉六朝人學識旨趣陶公外未有及此者矣彼庸

樂元暉皆未嘗眞發冐心者也況欲戰勝乎如莊屈陶公阮公其知道乎

王業須良輔　此即承上天網篇而審言之功名關乎遭際虞周不可見矣今不幸遭亂世賢人皆當隱安可慕寵耀巳之志蓋如此但當堅持雅操勿敗晚節耳上世士即指園綺伯陽能克終者耳

鸞鳩飛桑榆　謙言已小才只好如是即前篇與燕雀翔意詩意明盡而可不選

淸露爲凝霜　凡此等篇必不佳然無深妙即不必選

河上有丈人　古之智士審利害得失如彼世事逐逐忽然

沒世而名無傳已鑒此而志泆也

儒者通六執　十三句說儒者一句結收章法絕奇言外見已非不知儒術但己之道不同耳古人詩文無不一意到底然如此又恐平鈍故貴妙有章法此兩說皆學詩微言也學者毋忽　木槿篇章法略同此然詞與意皆無奇可以不選

塞門不可出　起二句言旣不能如孟嘗之出關又不如田橫之蹈海朱明以下言忽然竟死而失勢黃雀用莊子語意覩以桑林自比則塞門謂已不能效狗盜雞鳴海水謂不能作田橫客耳　此必爽已死後詩而氣體之高活潑地過

康樂廬陵王墓詩百倍矣康樂此詩以此篇校之如牛負物

行淤泥中直經營地上語耳

秋鶴安可學　起二句往復開合作一段論淡二句橫空盤硬先言不輕以身入世汎汎四句衍承之正喻夾行都治以下乃入己正意茲年在松喬進一層結言東野不解御之淡理而妄言能學秋鶴故以致敗以喻人不知道術而游於世遂妄致殃悔能不以身輕入則可以保生而年比松喬也未央言甚長此詩文法高古意接而語不接直與經同所謂宏放也後惟杜韓有之謝鮑輩皆不夢見叔夜贈二郭意亦同此而文法平鈍中散以龍性被誅阮公為司馬所保其迹不同而人品無異以詩論之似稍不如阮耳